

心有繁花自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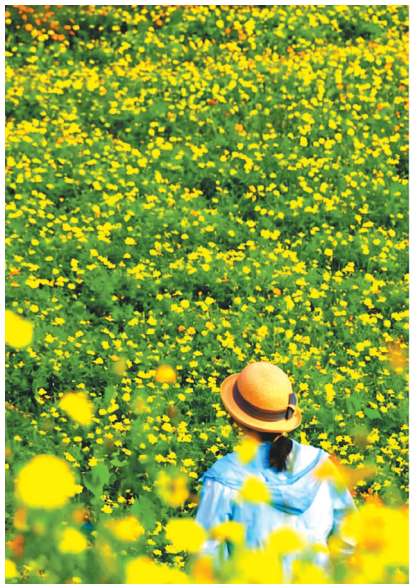
前段时间,漫山遍野的花儿开得热热闹闹,天地都被裹在一片繁花里。可外面的世界开得再盛,我们的心,就一定跟着欢喜吗?其实未必。手机里、视频里,早有人替我们拍遍了花开,于是我们便懒了:既然有人替我看过,我何必再亲自去走一遭?

这话,若是让明代的王阳明听见,定会轻轻摇头。这位心学大师一生讲“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说,这世间的一切美好,原本就不在你的心之外。曾有弟子好奇地问他:南山那朵花,自开自落,和您的心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说得极美,像诗一样: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没来见它,它便默默开、默默落,无人欣赏,何等寂寞;而你的心,不曾被花光照亮,也是一片空寂,一样寂寞。

可当你亲眼去见这朵花,此花颜色,一时便明白起来。

我们为什么愿意在花下站一会儿,愿意为一朵花开而心动?不是花需要我们,是我们的心,需要被春光点亮。而那朵花,也因为有了你的凝视、你的欢喜,才真正活了过来,有了颜色,有了温度,有了意义。

四季的风花雪月,从来都不在人心之外。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心里的春天,醒了吗?你不去



看那朵花,不去触摸那缕春风,这世上再好的春色,都不算真正属于你。

古人说得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我们偏偏总被闲事困住。眼里看见的,春天是风沙,夏天是酷暑,秋天是萧瑟,冬天是寒冷。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同样是一生,却少了太多滋味。

一个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春天,不在外界,而在内心。

这一点,王阳明最是懂得。

他这一生,称得上百死千难。三十五岁因仗义执言弹劾太

监刘瑾,被流放蛮荒之地贵州龙场,一路被追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熬到回京做官,四十六岁平定朱宸濠叛乱,立下不世之功,反倒遭人猜忌、排挤,只能辞官回乡,讲学传道。

一生坎坷,一生磨难,一生不被理解,可他临终之时,只留下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坦坦荡荡,干干净净,我心光明,便无需向世界多解释一句。

其实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见过的花,遇过的春光,都会悄悄存在心里,长成一座属于自己的花园。你储存下的那些光明、那些温暖、那些欢喜,终会化开心里的焦虑、迷茫与不安,让心慢慢亮堂起来。

如今春深似海,不妨学学古人的心境: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我们不必非要放下一切去远行,也不用腾出大把时间去度假。忙里偷的这半日闲,最是珍贵。走出门去吧,去见一朵花,去吹一阵风,让南山那朵静静开着的花,照亮你的心。

把春光一点一点存进心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到岁月渐深,我们也能像阳明先生那样,从容、坦荡、明亮,对自己说一句:此心光明,不负此生。 倪润梅

人生此时闲

不知道什么时候车载音乐里下载了一首《从前慢》,这首迟来的歌曲,也并非刻意下载的歌曲,却成了我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读过木心的《从前慢》,很喜欢的一首诗。初读的时候,只是觉得文字清浅又温柔,一眼喜欢。如今再次遇见,虽然是以歌词的形式,听之入耳,亲切感顿生,仿佛遇见老友。诗中那些熟悉的句子一下子便都化作了画面,一幅一幅在脑海里缓缓铺开,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想起儿时那条热闹的老街。街角转弯处,那只褪了色的斑驳邮筒,给了少年时的自己无数个满怀期待的日子,等一封信,或者寄出一封信,都能生出许多个满怀希望又美好的小心思。还有成年后去远乡,那些拥挤而缓慢的绿皮火车,车轮缓缓驶过铁轨,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后退,时间缓慢得好像有数不完的日子可以虚度。

从前日子慢,车、马、邮件都慢,慢到一生只够用心去爱一个人。从前的日色也慢,早晨的阳光缓缓漫过屋角,暮色渐渐从街巷游过。可以起着大早沿着山脚下的小路慢慢地走着,去赶着到远方的同样慢慢的火车。

现在不知是年纪渐增还是日子真的忙到忘记那份慢了,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快到让人猝不及防。办公室桌子上厚厚的日历以双眼可见的速度一日一日地变薄着,莫名地心生惶恐。难得等到的休息日,似乎总有各种琐事在等着,忙也忙不完。

想起从前读诗,读到李涉《登山》中的名句“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那时年少,意气风发,只当是寻常诗句,心中皆是不以为然,一心以为人生就该奔赴山海,为远方而努力不息。直到年岁渐长,才终于读懂了诗中这偷来的半日清闲,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忙碌的日子里努力生活的我们,是多么需要这半日清闲的滋养与治愈。

人生此刻闲,是一种光想一想就很美好的生活态度,更是历经许多世事之后,对生活的温柔妥协。 胡美云

夏之芬芳

郝兴燕

晨光

露水在荷叶上
滚成一颗琥珀
蜻蜓点破水面
夏天醒了
午阳
蝉声把空气
拧成一根金线
栀子花在墙角
把自己开成一盏灯

暮色

晚风穿过稻浪
送来泥土的私语
萤火虫提着灯笼
寻找遗失的星
夜梦
月光把芬芳
缝进每扇窗
梦里有船
正驶向黎明

永远的母亲河

辽河仿佛从北方的时间起始处流淌而来,悄无声息地铺展开去,成为黑土地上的一条蜿蜒的脉络,是辽宁人唯一的母亲。

这条河流就像时间一样不朽而宏伟,也和记忆一起存在。两岸高大的乔木像沉默的卫兵一样,一路守护着这位辛劳的母亲。她从莽林中挣脱出来奔向大海,沿途的景致不断变换,繁华与荒芜都留在了身后。河水奔腾而过时也悄悄流逝了。泥沙中淘洗出的时间,一层层地堆在岸边,最后堆成一片肥沃的土地。辽金故地上所拥有的独特物产以及人情也都深扎在这片层层叠叠的沃土之下。她像慈母般不停地工作着,把甘甜的乳汁送到沿岸嗷嗷待哺的儿女们手中。又似献祭之圣者,将血脉中奔涌的热血一滴不剩地灌入大海的心口。

河流经过的地方,高粱生长得很高大,芦苇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断传向远方,碱蓬草在

滩涂上燃烧成一片深秋的红色,还有岸边炊烟袅袅、渔火点点。松辽平原的人们为了感念河神的恩德,希望河水永远平静安宁,于是用“宁”字来命名家园。

如果江河终归要流向大海,那么我愿做一滴水珠,随波逐流,一起到达那片辽阔无垠的海洋。此时此刻正像落叶回归大地母亲一样理所当然,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有回归大海的愿望,日复一日奔赴深海。而大海也无声地铺展开永恒的蓝色胸怀,天边海线遥不可及,俗世间的悲欢离合都失重飘散了。在辽河口久久站立着,感受着从古至今如心跳般延续不绝的存在。

其实河流的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永久存在也不在于它的消亡,而是因为它们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如同落叶落入泥土、游子投奔母亲怀抱一般必然,人和河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朱昱龙